

加爾默羅聖衣會靈修 修會改革及其會母和會父的默觀

加爾默羅聖衣會修女¹

本文首先介紹加爾默羅聖衣會的淵源，及十六世紀後
革新的歷史；接著介紹會母大德蘭和會父十字若望的生
平、改革修會的貢獻、著述作品，以及他們的靈修特色。

一、加爾默羅聖衣會簡介

聖女大德蘭改革的加爾默羅聖衣會蓬勃發展，歷經四百年，會士遍佈全球，聖人聖女輩出，如聖女大德蘭(St. Teresa of Jesus)、聖十字若望(St. John of the Cross)、里修聖女小德蘭(St. Teresa of the Child Jesus)、真福聖三麗沙(Bl. Elizabeth of the Trinity)、聖十字·德蘭本篤(St. Teresa Benedicta of the Cross)、安地斯聖德蘭(St. Teresa of Jesus "de Los Andes")……。其中會母大德蘭、會父聖十字若望和聖女小德蘭，對聖教會有深遠的影響和貢獻，已先後宣封為教會聖師。

本文由加爾默羅聖衣會台灣芎林隱院的修女執筆、整理。1954年
加爾默羅會來台建立會院，目前有兩座女隱修院，分別在新竹芎
林和台北深坑。

(一) 源源

加爾默羅聖衣會的正式名稱是「加爾默羅山榮福童貞瑪利亞隱修會」，此一名稱使人瞭解，建立修會的宗旨在於特敬天主之母²。許多世紀的傳統認為，首批加爾默羅聖衣會士是加爾默羅山上的隱修士，他們可稱為厄里亞和厄里叟先知的門徒。

關於厄里亞先知，聖經上記載，他在加爾默羅山上熱切祈禱，為天主的光榮憂心如焚，常不斷生活於天主的臨在中³。本會承認這是加爾默羅聖衣會生活的靈感根源，在獨居中獻身於默觀。厄里亞完成使命後就消失了，留下一派師徒相傳的精神弟子⁴。

在加爾默羅山坡上，隱修生活盛行了幾個世紀。後來，逐漸形成團居的隱修生活，到了大約 1210 年左右，終因勃洛加 (Brocard) 院長的請求，獲得耶路撒冷宗主教聖雅爾伯 (St. Albert) 制訂會規。這部會規獲得實際的確定，並具體地表達了修會生活的宗旨，即「服務耶穌基督」。

1247 年，加爾默羅聖衣會士被迫遷徙到歐洲，開始時遭受許多艱難，幾乎被消滅。1251 年 7 月 16 日，聖母親授聖衣給加爾默羅聖衣會總會長聖西滿·思道克。當時聖母許諾說：「無論誰，在臨終時虔戴聖衣，將不墮入永火。這聖衣將成為得救的標記，危險中的護祐。聖衣是獲得平安的許諾和永恆的盟約」。聖母以聖衣的恩寵確保修會將續存。果然，浩劫過後，

² 參閱：依諾森四世 *Ex parte dilectorum* (1253 年 1 月 13)；烏爾巴努斯四世 *Quoniam ut ait* (1263 年 2 月 20)。

³ 參閱：列上十八 36~37；十九 14。

⁴ 參閱：列下二 15, 16。

修會欣欣向榮，遍布全歐各城鎮和大學。真福若望·蘇雷（John Soreth）擔任總會長期間（1451~1471），始創加爾默羅隱修女的團體。中世紀末，教會及各修會都因黑死病的猖獗而蕭條，加爾默羅聖衣會也不能倖免。

（二）革新修會

這種衰微的史況，因天主教會的革新及召開特利臘大公會議，大有改觀。天主為本會興起了兩位大改革者：亞味拉的聖女大德蘭（或稱耶穌德蘭）及聖十字若望。1562年，聖女大德蘭在亞味拉建立一座新的隱修會院—聖若瑟加爾默羅聖衣會隱修院—開始重整加爾默羅聖衣會；1568年，聖十字若望則開始革新男會士。革新修會的宗旨，是透過祈禱和熱烈渴望分裂教會的合一，而尋求和主更深的親密。

聖女耶穌德蘭徹悟修會的原初靈感、隱修會祖的精神和健全的傳統，因而以加爾默羅山的聖善隱士作為理想。這些隱修士畢生服務耶穌和祂的至聖母親。聖女大德蘭曾說：「我們要記憶古時的聖父，效法這些隱修士的生活，他們忍受的是何等的痛苦啊！多麼孤獨、寒冷、飢餓！又多麼酷暑、炎熱啊！除了天主，他們無人可向之抱怨」⁵。

⁵ *The Way of Perfection*（《全德之路》，以下簡稱為 WP）11.4, Vol. II, p.81。另外，聖女大德蘭著作所參考的英譯本和中譯本如下：

•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t. Teresa of Avila*, trans. by Kieran Kavanaugh & Otilio Rodriguez. Washington, D.C.: ICS, 1976~1985, Vols. I~III.
• 《聖女大德蘭自傳》，加爾默羅聖衣會譯，台北：星火，2010。
以下簡稱為《自傳》。

• *The Interior Castle*（《靈心城堡》，以下簡稱為 IC）。

• *The Book of her Foundations*（《建院記》，以下簡稱為 F）。

大德蘭以令人敬佩的巧妙平衡和超性的謹慎，使隱修生活適應女隱院的環境。除了祈禱和默觀外，聖德蘭也保存了隱修精神、獨居和靜默、赤貧、克修和補贍。她提出院長是團體生活的中心和靈魂，這種生活的基礎是愛德，並以喜樂之心，自願幽居隱院禁地之內⁶。大德蘭讚許謙虛為諸德的基礎，尤其是愛德及自由而慷慨的服從。最後，她賦予了整個修會使徒和教會的意義，使修會具有自己特有的標記，就是單純和燦爛的喜樂。

如此，大德蘭建立了極完美的隱院生活方式，使修女們「超越萬有地去追求、愛慕先愛了我們的天主，並在一切境遇中，努力度與基督一同隱藏在天主內的生活；因而洋溢著對近人的愛，以拯救世界，並建立教會」⁷。

聖女耶穌德蘭不僅回歸原初的精神和熱心；更有甚者，她因熱切渴望全德，革新了加爾默羅聖衣會的精神；又因她的聖善生活和神祕經驗，致富了修會；且以卓越無比的文筆，詳加解釋這一切。她在教會內創立了一個修會家庭，可說是從可敬的加爾默羅聖衣會樹幹中，發出最著名的一株苗芽。她替修會博得了聖十字若望，親自教導他加爾默羅聖衣會的理想。日後，聖十字若望成為最傑出的導師，寫下不朽的經典著作，致富教會的靈修寶庫，流傳後世。其中部分著作，係因赤足⁸加爾默羅聖衣會隱修女的請求而寫，聖人並且題辭獻給她們。

⁶ 參閱 F 31.46. Vol. III, pp.305~306.

⁷ 梵二《修會》6。

⁸ 赤足 (discalced)：十六世紀所有改革的修會都稱為赤足修會，如赤足方濟會、赤足佳蘭會。「赤足」的意思是只穿涼鞋，不穿襪子，足部沒有完全包起來，象徵比較嚴格和克苦的修道生活。

革新加爾默羅聖衣會經歷無數的艱難困苦後，終於成為獨立自主的修會，遍佈全歐，甚至遠涉重洋，達及中東、印度和南美。尋求與主結合及熱愛聖教會，自會燃起熱心於外方傳教的烈火。

法國大革命期間，所有的修會，包括革新的加爾默羅聖衣會，都受到極慘重的傷害，在當時有許多人為主殉道。其中有三位最近被宣封為真福。到了十九世紀末，修會重新獲得更生，且繼續傳布到全世界，直到現今。

(三) 修會現狀

根據修會 2002 年的統計，目前男會士共有 4051 位，其中有 2565 位神父、1414 位神哲修生及初學生、335 位輔理修士。分布於全球 76 個國家，男會士建立了 561 個會院，設立 163 座靈修避靜中心。女隱修會的發展情況：共有 12600 位隱修女，分布在全球 96 個國家，870 座隱修院。在俗第三會則有 40000 人，分屬於 1092 個小團體，遍布 64 個國家。另外有 76 個修會或獻身生活團體，分享加爾默羅聖衣會的神恩。

二、聖女大德蘭 (1515~1582)

(一) 生平

1. 早年生活

聖女大德蘭是加爾默羅聖衣會的改革者與神祕家；1515 年 3 月 28 日出生於西班牙的亞味拉。1582 年 10 月 4 日逝世於奧爾巴。1528 年，大德蘭十五歲時，由於母親過世留下了十個孩子，大德蘭是「其中最得寵的孩子」。她的個子中等，年輕時

頗負美女盛名，直到晚年仍風韻猶存。她的個性外向，態度熱情活潑，易於適應各式各樣的人和環境。她擅長寫作、縫紉和家務。

大德蘭的勇氣與熱情很容易被激發，幼年時發生的一個事件，流露出她的這個特性：七歲時，她和哥哥羅瑞格 (Rodrigo) 離家，想去摩爾人地區為基督殉難斬首，但被伯父阻止，因為正要出城時碰見了伯父，而把他們帶回家去。大約十二歲時，這種虔誠的熱心稍減，開始喜愛發展自己的本性魅力，也愛看騎士小說。她特別愛姑媽艾爾維拉夫人 (Doña Elvira) 的孩子，即梅希亞斯 (Mejias) 家的幾位堂姐，也有些想結婚。德蘭的奇思幻想使她的父親不安，並且加以反對。當她處在這個危機中，母親在這時過世了。大德蘭感到很痛苦，又覺孤單，於是祈求榮福童貞做她的母親。她的父親眼看著女兒需要明智的引導，遂把她交託給奧斯定修會恩寵聖母修院 (Santa Maria de Gracia) 的修女，時為 1531 年。

2. 入會修道

瑪利亞·碧莉瑟諾修女 (Doña María de Brinceno) 是修院寄宿學校學生的負責人，由於她的影響，幫助大德蘭恢復熱心的信仰生活。大德蘭開始質疑，自己是否有做修女的聖召。1532 年底，她回家休養身體，並到在卡斯提亞諾斯 (Castellanos) 的姊姊家小住。讀聖熱羅尼莫 (St. Jerome) 的書信，促使她達到進入修會的決定，但她的父親並不答應。那時，她哥哥也是她的知心好友羅瑞格，正預備乘船前往南美洲的理約·普拉塔 (Rio de la Plata) 參戰。於是大德蘭決定逃家，她說服另一位哥哥和她一起走，以便雙雙領受修道會衣。

1535年11月2日，大德蘭進了亞味拉加爾默羅聖衣會的降生隱修院，她在那裏有一位好友華納·蘇亞雷斯(Juana Suarez)，她父親認命地接受了這個事實。第二年，她領了會衣，開始全心專務祈禱和補贖。發終身願後不久，她得了重病，雖然接受治療，卻一直沒有起色。最後實在沒有辦法，父親送她到一個小村莊貝賽達斯(Becedas)，求助於全卡斯提有名的一位女治療師，但她的健康情形並沒有改善。1538年秋天，她離開貝塞達，住在奧提格薩(Hortigosa)，她叔叔伯鐸·賽佩達(Pedro de Cepeda)家，叔叔給她閱讀方濟·奧思納(Francis of Osuna)寫的《靈修初步》(Tercer Abecedario)，她說：「我不知道如何進行祈禱，或如何收心斂神，所以我很高興有這本書，並且下決心要全力奉行這條路」⁹。

大德蘭的病不但沒有痊癒，甚至愈來愈嚴重。1539年7月，父親把她帶回亞味拉。8月15日那天，她陷入嚴重的昏迷，大家都以為她將不久於人世。四天後她醒過來了，然而雙腿卻痲痺了三年。她把完全的痊癒歸功於聖若瑟。痊癒後，她的靈修生活進入一段平凡的時期，但她絲毫不放棄祈禱¹⁰。她的困難在於不瞭解：不用想像，她的靈魂可以達到默觀。在長達十八年的這個階段中，她曾有短暫的神祕經驗。但她因強烈渴望別人的讚賞而遭到抑制，最後在一幅「遍體傷痕的基督」聖像前，她得到悔改的經驗¹¹。這悔改驅逐了妨礙她靈性發展的自我中心。

⁹ 《自傳》4.7，70頁。

¹⁰ 參閱《自傳》6.6~8，83~104頁。

¹¹ 參閱《自傳》9.1，105頁。

因此，卅九歲時，她開始享有天主在她內臨在的活潑經驗。然而，把這些恩惠與她的行為對照起來，她的行為顯得不夠拘謹，未達當時的克修標準，以致引起某些誤解。她的朋友，如方濟·撒爾謝多(Francisco de Salcedo)和加斯巴·達撒(Gaspar Daza)，認為她的恩惠是魔鬼的作為¹²。耶穌會士狄耶各·沈迪納(Diego de Cetina)神父，鼓勵她繼續做心禱並默想基督的人性，帶給了她安慰。方濟·博日亞(Francis Borgia)神父1555年聽她的告解，對她說，天主的聖神在她內工作，要她專注基督的苦難，不要抗拒那些在祈禱中的出神經驗。

儘管如此，當神恩增加時，她還是必須忍受不被信任，即使是她的朋友們亦然。她的神師若望·布蘭達諾斯(Juan de Prádanos)1558年離開亞味拉，由一位耶穌會士巴達沙·奧瓦雷思(Baltasar Alvarez)繼續指導她。不知是出於謹慎，或有意探測她的心神，他對大德蘭說，別人都確信她的神魂超拔和神見，都是魔鬼的工作，她不該這麼常有這些通傳的經驗，這話使她非常痛苦¹³。另一位暫時來聽告解的神父，一聽到她報告說有一個神視，說她不斷地看見基督，就告訴她那顯然是魔鬼，命令她剗十字聖號，嘲笑那個神視¹⁴。然而，天主不斷安慰她，賜給她神箭穿心的恩惠¹⁵。1560年8月，伯鐸·亞爾剛大拉(Peter Alcántara)安慰她說：「繼續做妳所做的吧！女兒，我們都遭受這樣的磨難」。

¹² 參閱《自傳》23.14, 213頁。

¹³ 參閱《自傳》25.14, 226頁。

¹⁴ 參閱《自傳》29.5, 256頁。

¹⁵ 參閱《自傳》29.13~14, 260頁。

3. 改革者

她的偉大改革工作，首先始於自己。她許願永遠循行更成全的道路，決心定志，盡其所能，完善地遵行會規¹⁶。但是，降生隱院的氛圍不太有利於大德蘭的嚮往，無法度更成全的生活方式。1560年9月的一個晚上，一群人聚在她的斗室，從加爾默羅聖衣會的原初傳統，以及聖伯鐸·亞爾剛大拉的赤足革新修會得到靈感，提出創立一個隱修式的修道院。起初，她的告解神師、加爾默羅聖衣會的省會長和其他指導者，都鼓勵她的計畫；然而，當這個提議在城裏流傳開來，反對的聲浪迭起。省會長改變了心意，告解神師從中退出，她的指導者也站在反對的陣營。

然而，六個月之後，當耶穌會的學院院長換了人，她的神師奧瓦雷斯神父 (Baltasar Alvarez, SJ) 予以贊成。大德蘭立刻教她的妹妹華納 (Juana) 和她的妹夫若望·奧巴耶 (Juan de Ovalle) 在亞味拉買一棟房子住進去，就好像是為他們自己買的一樣¹⁷。這些策略是必須的，為的是當這房子準備改建作新修院時，可以消除降生會院修女們導致的困難。

因為一位富有的貴族夫人再三邀請，省會長派大德蘭去了托利多 (Toledo)，在那裏，她接受了聖伯鐸·亞爾剛大拉的拜訪，他自願擔任一位協調者，向羅馬請求創立修院所需的許可。在那裏時，大德蘭也接受了一位聖善的加爾默羅聖衣會士—瑪利亞·耶培斯 (Maria de Yepes) 修女的來訪，她剛從羅馬回來，得到許可建立一座改革的修院，她提供大德蘭一個新見解，即

¹⁶ 參閱《自傳》32.9, 288 頁。

¹⁷ 參閱《自傳》33.11, 298 頁。

在她自己的團體中，採取貧窮的方式。在托利多，她勉力服從告解神師，完成她《自傳》(*Vida*)的初稿。

1562年6月底，大德蘭回到亞味拉，准許創立新修院的教宗敕令送達，註明的日期為1562年2月7日。接下來8月24日，建立了這座奉獻給聖若瑟的新修院，主教的代表麥艾斯楚·達匝(Maestro Daza)主持奉獻感恩彌撒。四位初學修女領受赤足加爾默羅聖衣會的會衣。亞味拉城的居民和降生會院的修女強烈地反對。降生會院的院長命令大德蘭返回修院，在那裏，省會長安赫·薩拉察(Angel de Salazar)憤怒地責斥她，因她將新建立的修院置於主教管轄之下；但聽了大德蘭說明原委後，省會長的態度軟化了，甚至允諾要協助平息衆怒，並准許她在事情平息之後回到聖若瑟會院。8月25日，亞味拉的議會討論創立新修院的案子；8月30日，城裏的領袖召開大會。大會中，唯一發言反對憤慨群衆的是道明會士道明·巴臬斯(Domingo Bañez)。訴訟隨後呈上皇家法庭，但在1562年年底以前，省會長授權建院者耶穌德蘭回到她的新會院。接下來的五年，是大德蘭生命中最平靜的日子。就在這段期間，她寫了《全德之路》與《雅歌的沉思》。

4. 建立會院

1567年4月，加爾默羅聖衣會總會長羅斯(Giovanni Battista, 1507~1588)神父拜訪大德蘭，批准她的革新工作，命她與亞味拉降生會院幾位修女一起建立其他修院，也許可她為願意改革的男會士建立兩座會院。大德蘭的擴展工作始於創立梅地納會院，時為1567年8月15日。隨之創立其他會院：1568年在馬拉岡(Malagon)與瓦亞多利(Valladolid)，1569年在托利多與帕

斯特日納 (Pastrana)，1570 年，在撒拉曼加 (Salamanca)，1571 年在奧爾巴 (Alba de Tormes)。1569 年，她到托利多去，經過杜魯耶洛 (Duruelo)，聖十字若望和耶穌安東尼神父已經於 1568 年 11 月在那裏成立第一座赤足男修會的修院；1569 年 7 月在帕斯特日納，她又建立第二座赤足加爾默羅聖衣會的男會院。

創建這些會院之後，有段休止期，在這期間大德蘭擔任亞味拉降生會院院長，這是宗座視察員道明會士雷卡德指派的任務。她很不願意承擔這個責任，又必須面對團體方面的強烈反對。然而，在修女們的告解神師聖十字若望的協助下，她大大地改善團體的靈修狀況。1572 年 11 月 18 日，當她從聖十字若望手中領聖體時，她得到了「神婚」的恩寵。

由於奧爾巴公爵夫人的邀請，她於 1573 年初在奧爾巴住了一些日子，之後又去了撒拉曼加，安排建立會院的事宜。那年八月，奉耶穌會神父熱羅尼莫·利帕達 (Jerome Ripalda) 之命，她開始寫《建院記》。1574 年 3 月 19 日，她在塞谷維亞 (Segovia) 建立一座會院，帕斯特日納的修女已遷到那裏。這標示著第二波建立會院的開端。1575 年 2 月，在塞谷拉的貝雅斯 (Beas de Segura) 建立了下一座會院。她在這裏遇見熱羅尼莫·古嵐清 (Jerome Gratian)，是在安大路西亞 (Andalucia) 擔任宗座視察員的修會會士，他命大德蘭在塞維亞 (Seville) 建立一座會院。主教反對，大德蘭乃在 1576 年 1 月 1 日派了安納·亞伯特 (Ana de S. Alberto) 修女去卡拉瓦卡 (Caravaca)，以她的名義建立一座會院，塞維亞的會院則延到同年 6 月 3 日才建立。

5. 介於非赤足與赤足修會間的危機

修會總會長羅斯神父不許赤足弟兄進入安大路西亞，在這

事上，他反對大德蘭與古嵐清。1575 年在碧山城召開的大會中，明令赤足男修會退出安大路西亞，並命令大德蘭本人退隱於一座會院中。總會長任命熱羅尼莫·特斯達多 (Jerome Testado) 為赤足弟兄的首領。當非赤足與赤足修會間的衝突白熱化時，大德蘭著手寫了《視察》，是《建院記》的一部分，以及她最傑出的作品《靈心城堡》(The Interior Castle)。

赤足兄弟會的護衛者教廷大使尼古拉·歐曼尼多 (Nicholas Ormaneto) 於 1578 年 6 月 18 日過世，他的繼任者斐理伯·謝加 (Felipe Segá) 對他們沒有好感。聖十字若望被囚禁在托利多。赤足兄弟會相反大德蘭的意願，於 1578 年 10 月 9 日在奧莫多瓦 (Almodovar) 召開大會。教廷大使取消大會，並以敕令命赤足兄弟會，歸屬於使他們困擾的非赤足省會長權下。國王介入這個事件，指派四個人去勸導教廷大使，其中有道明會士雷卡德。正當協商進行到把赤足兄弟會從非赤足兄弟會中區分出來、建立一個赤足會省時，安赫·薩拉察被選為赤足修會的代理總會長。

大德蘭建立的最後一批會院是：1581 年在帕爾西亞 (Palencia) 與索律亞 (Soria)，1582 年在布哥斯；以及 1582 年最困難的革拉納達 (Granada) 會院，她把這座會院交託給可敬者耶穌安納姆姆。聖女大德蘭於 1582 年 10 月 4 日逝世於奧爾巴隱院，她的遺體安葬在那裏。

教宗保祿五世於 1614 年 4 月 24 日冊封大德蘭為真福；1617 年，西班牙議會宣布她為西班牙主保。教宗額我略十五世於 1622 年將她與聖依納爵·羅耀拉 (Ignatius of Loyola)、聖方濟·薩威、聖依西多 (Isidore) 和聖斐理伯·乃立 (Philip Neri) 一起列入聖品。1970 年，教宗保祿六世宣封她為教會聖師，成為教會的第一位

女聖師。

(二) 靈修著述

在聖女大德蘭的作品中，有三部著作可謂其靈修教誨的寶庫：《自傳》、《全德之路》與《靈心城堡》¹⁸。然而讀者必須審慎，不要陷於誘惑，草率地綜合這三本書的道理，因為聖女大德蘭不同的靈修生活階段，寫出她個人的經驗。例如：《自傳》中關於祈禱的教誨，與《靈心城堡》中的就不同，這兩部著作前後相隔十多年之久，這期間，由於更豐富的經驗，大德蘭已達到更成熟的靈修高境。

《自傳》原本是向神師敘說其靈修狀況而寫的，後來範圍加大，讀者也增多。第十一章到後來附加的廿二章專論祈禱，雖然其他祈禱的註釋與例子，散見於其餘的廿八章當中。大德蘭以引水澆灌花園的比喻，來描述祈禱生活的不同階段。「第一種水」是費力從井裏打水，裝在桶裏提到花園裏；這是指由顯然的大罪中獲得釋放的初學者，他們修習推理的默想祈禱，雖然常常感到勞累和乏味。詳細談論了默想的嚴格意義後，開始談「第二種水」前，大德蘭簡短地提到「自修的」默觀(acquired contemplation)。到了第二階段，園丁用輜艤和水桶打水；大德蘭在這裏指的是「寧靜的祈禱」，這是天主的恩典，這人的祈禱開始有了被動的經驗。第三種灌溉的方法是使用溪流或河水；大德蘭注意的是「官能的睡眠」。雖然當大德蘭在寫《自傳》時，認為在祈禱的進展中，這是個很重要的階段，但後來在《靈心城堡》，卻視之為比較有深度的「寧靜祈禱」而已。第四個

¹⁸ 參閱註 5。

灌溉的方法是天主的恩賜：甘霖沛降；大德蘭用這個比喻來形容在祈禱中結合的境界，那時，靈魂顯然是被動的。

大德蘭的《全德之路》是寫給修女們的，教導她們在獨居生活中，修持的主要德行，詳加闡明如何修習祈禱，並使用〈天主經〉來教導更深度的祈禱。這部書可說是聖女在克修靈修方面的登峰造極之作。

《靈心城堡》在整體的靈修生活上，是成熟的德蘭靈修學派思想的主要根源。書中最強調的是祈禱生活，但也涉及其他的因素，如使徒工作等等。靈心城堡如同人的靈魂，天主聖三居住在其中心。祈禱的增長，就像穿越不同城堡的住所，逐步漸進，由城堡的最外圍逐漸深入光輝燦爛的中心，使人能進入和天主更親密的境界。當人達到他今世得蒙與天主結合的程度，他就在自己的「中心」；換句話說，他是天主的兒女，同時也是人，兩者整合為一。城堡的每個住所，代表著祈禱生活進展的不同階段，對人生命的其他各階段都有其後續的影響。

(三) 大德蘭的默觀理想

梵二大公會議及教宗保祿六世主張：「男女會士有責任忠於創會者的精神，忠於他們的福音宗旨和聖德典範」¹⁹。若要在教會內完成修會生活的適當革新，最明確的標準，在於比較創會者的精神和大公會議的文件，一切獻身生活的關鍵都在於此²⁰：

¹⁹ 教宗保祿六世，Apost. Exhort., *Evangelica Testificatio*, 11。

²⁰ 參閱教宗若望保祿二世，1982年11月1日，亞味拉，聖女大德蘭逝世四百週年閉幕彌撒道詞。

「[聖女耶穌德蘭]超群絕倫，是受天主上智深愛的女兒，她是涓涓溪流，流入源頭，她是燦爛光輝，導向光明。她的光明是基督，基督是智慧的導師，是她學習真理的生命書；基督是天上的光明，她祈求這位真理之神，願能奉祂的名講話，也願祂導引她的筆。……聖女耶穌德蘭仍然活著，今日的教會內，依然迴響著她的聲音。」

聖女耶穌德蘭「逝世四百週年後，她滿被教會的榮光，展現在我們面前」²¹。教會宣封她為聖師，希望喚起我們注意她所傳達的信息，使她更能在德蘭修會家庭內，及在全世界完成她那衆所公認的使命²²。

我們簡潔地比較大公會議文件和德蘭著作，兩者對某些觀念的解釋，將會證實上述所言之真實。

神聖公會議說，會士身分的定義是「藉聖願或其他相似性質的神聖約束，基督徒自願遵守前述三項福音勸諭，即完全獻身於事奉天主，事奉至極深愛的天主」²³。

整個聖德蘭神恩及她革新的最初靈感，都來自同一根源：愛天主；這愛囊括一切，充滿一切，征服一切。天主是聖德蘭最愛的淨配，她的靈魂深愛著祂，為祂而甘願捨棄世上一切享樂²⁴。她願窮畢生之力愛祂²⁵；她樂於忍受天下萬苦，盼能在永

²¹ 參閱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書信，*Virtutis exemplum et magistra*。

²² 同上。

²³ 梵二《教會》44。

²⁴ 參閱聖女大德蘭，*Meditations on the Song of Songs 4*（《天主之愛的靈思》四），收錄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t. Teresa of Avila*, Vol. II, pp.242~247。

²⁵ 參閱《自傳》8.6，100頁。

恆的喜樂中，享有對主更深一級的愛。天主俯視了她的渴望，使她覺察到自己內，對天主的愛日益不斷成長²⁶。她多年祈求，解除引她離棄熱心愛德的一切障礙。天主於是日漸頻繁地，把自己通傳給她，賜予她最崇高的恩寵，竟至讓她體會到「在我內增加對天主這麼大的愛，我不知道是從何而來的」²⁷。

默觀生活是最卓絕的讚頌之祭，四百年前，大公會議仍未下此定義時，聖女耶穌德蘭表示：「除了讚頌我主之外，我不願做什麼，或說什麼」²⁸；「我願窮畢生之力讚美天主」²⁹。在德蘭加爾默羅聖衣會內，她的最大安慰是看見「這些極純潔的靈魂讚美天主」³⁰。她寫《建院記》，是「願天主受讚美」³¹。「我願大聲讚美天主」³²，因此她常這樣感嘆說：「主，我讚美祢，我頌揚祢，直到永遠」³³；「啊！天使的喜樂！願祢受頌揚！」³⁴

聖德蘭深深知道，「天主是默觀生活的終極目的和『存在理由』」³⁵。祂極堪當「在祂為自己的光榮造生的人群中，至

²⁶ 參閱《自傳》29.4，255頁。

²⁷ 《自傳》29.8，288頁。

²⁸ *Meditations on the Song of Songs* 4.3, pp.243~247。

²⁹ *Spiritual Testimonies* 36.4, 收錄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t. Teresa of Avila*, Vol. I, p.406.

³⁰ F 18.5，同上，Vol. II, p.187。

³¹ F. Prologue 3, p.96.

³² 《自傳》16.3，154頁。

³³ WP 22.1, Vol. II, p.122.

³⁴ 《自傳》19.2，171頁。

³⁵ 參閱碧岳十一世, Apost. Const., *Umbratilem remotamque*, 1924年7月18日 AAS pp. 389~390.

少有一些人，全心全靈注視祂，且以此作為他們生活的唯一目標」³⁶。

愛慕天主將有益於近人，這愛愈純潔，傳教事業也愈有成效。為此理由，當會母達到愛天主的巔峰—神婚—時，天主告訴她，祂為她預定的使命，和她在教會內的聖召：「妳將熱心於維護我的光榮，有如一位真淨配」³⁷。

關於獻身者的靈魂，大公會議教導說：「因聖神傾注於他們心中的愛催迫他們，使他們日益為基督及其奧體—教會—而生活」³⁸。又說：「他們因奉獻自己的整個生活，而與基督結合得愈密切，聖教會的生活也就愈豐富，傳教事業也愈發達滋長」³⁹。這些教導都應驗在會母的身上。

但只為天主而生活，因而愛祂和讚美祂，會母認為還不夠；她渴望人人讚美祂，她竭盡全力，為此意願而奮鬥。她滿懷聖人所感受的飢渴：「要吸引靈魂來讚美天主」⁴⁰。她渴望「為一個靈魂捨掉一千個生命，使之多多讚美天主」⁴¹。她的所有盼望是「既然天主的敵人這麼多，朋友這麼少，那麼，這些少少的朋友應該是好朋友」⁴²。「她切望世上的萬有皆化為唇舌，她可用之讚美天主」⁴³。

³⁶ 同上。

³⁷ *Spiritual Testimonies* 31, p.402.

³⁸ 梵二《修會》1。

³⁹ 同上。

⁴⁰ IC 7.4.11, Vol. II, p.448.

⁴¹ IC 6.6.4; Vol. II, p.392.

⁴² WP 1.2, Vol. II, p.41.

⁴³ IC 6.4.15, Vol. II, p.384.

再者，從她那顆被刺透的心中，湧出無邊無際的熱烈愛情，熱愛教會。教會是她永久不斷關懷的對象：

「在那時，我聽到法國受到的傷害，路德教派引起的動亂，還有這可悲的教派如何迅速發展。這些消息使我相當消沈，於是，我向上主哭訴，祈求祂使我能補救這麼多的惡事，彷彿我真能做些什麼。」⁴⁴

「德蘭深深體會基督奧體被撕裂和褻瀆的痛苦 (WP 1.1~2)，也瞭解，愛天主必會催迫一個人慷慨地服務教會。她這樣說：『愛不在於濃厚的歡愉，卻在於懷著強烈的決心，渴望悅樂天主，盡我們的全力，不要得罪天主，祈求祂，願祂聖子的光榮永世長存，天主教會廣揚於世 (參閱 IC 4.1.7)。』她因而呼喊說：『如此窮畢生之力的生命，真是有福！』當她愁苦憂傷，見到基督奧體分裂，而致心靈破碎時，她的靈魂卻展開了視野，遠及傳教區，她看見了美洲廣闊的傳教區。對她而言，默觀基督就是專心關注教會，而教會有責任在世上傳達基督的生命和奧蹟。」⁴⁵

「眼看著這麼嚴重的罪惡，人的力量不足以撲滅火勢」⁴⁶，除了盡全力完善遵行福音勸諭外，她沒有找到其他的道路。在這一點上，她同樣符合大公會議的教導。大公會議寫道：「福音勸諭，以特殊的方式，將實行福音勸諭的人，與教會及其奧蹟結合在一起」⁴⁷。聖德蘭寫道：

「但我自知是個女子，能力薄弱，深覺不可能以我所

⁴⁴ WP 1.2, Vol. II, p.41.

⁴⁵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書信，*Virtutis exemplum et magistra*。

⁴⁶ WP 3.1, Vol. II, p.47.

⁴⁷ 梵二《教會》44。

願的方式，卓越地事奉天主，我一直有著強烈的渴望，因為祂的敵人這麼多，而朋友這麼少，這些少少的朋友應該是好朋友，因此，我決心竭盡綿薄之力，就是說，盡我的全力，完善地遵守福音勸諭，並努力使在這裏的幾位照樣遵行，我相信天主的慈悲良善，凡決心為祂捨棄一切的人，⁴⁸ 祂從不會拒絕幫助他們。」

聖德蘭意識到，修會會士有責任，「按能力及其聖召的方式，以祈禱或實際活動，在人靈內為建設鞏固基督的神國而工作，並向世界各地推廣此一神國」⁴⁹。她因而著手工作。因為福音勸諭「頗有助於淨化人心，促使精神自由，又不斷燃燒著愛火……特別是使基督徒度貞潔和神貧的生活，相似主基督為自己選擇的，和祂的童貞母親所擁抱的生活」⁵⁰。

聖德蘭創立的第一座隱修院，有如白冷的小馬槽，其後的隱院繼而效法之，「信賴天主的慈悲良善，凡決心為祂捨棄一切的人，⁵¹ 祂從不會拒絕幫助他們」⁵¹。她和女兒們度專務祈禱的生活，為「教會的護衛者，及保護教會的傳教士和博學士」⁵² 祈禱，以幫助「我的主，因為那些極受祂恩待的人，正加給祂好多的痛苦，⁵³ 這些叛徒好像要再次釘死祂，不讓祂有枕頭的地方」⁵³。

這就是德蘭修會神恩的理想，是會母在天主教會內的貢

⁴⁸ WP 1.2, Vol. II, p.41.

⁴⁹ 梵二《教會》44。

⁵⁰ 同上，46。

⁵¹ WP 1.2 Vol. II, p.41.

⁵² 同上。

⁵³ 同上。

獻，因她建立的生活方式及她主張的德行，都具有極卓越的使徒目標。她願意她的女兒們以此方式生活，以她們的聖德為慈母聖教會獲得豐沛的恩寵，使「這城堡，或這城市的領導者，意指傳教士和神學家，在天主的道路上大有進步」⁵⁴，「而修會會士能在全德和自己的聖召上，突飛猛進，這是極為需要的」⁵⁵。

「我請求妳們，竭盡所能，使我們堪當蒙受天主賜予兩項恩惠：第一，在眾多的博學士和會士當中，使許多人具備我所說的，打這場仗必須有的資格，至於沒有資格的人，求主預備好他們；一位具備全德的人，所能成就的，遠超過許多不成全者。第二，置身在這戰場後，如我所說的，並非易事，求主保護他們，免陷於世俗中的許多危險；掩住他們的耳朵，不讓他們聽到危險世海的迷魂歌聲。如果以上的某些祈求，得蒙上主俯允，即代表儘管幽居隱院中，我們仍在為祂作戰，而為創立這個小角落所經歷的諸種苦難，也變得值得。在這裏，我也願意，能完善地遵守聖童貞母后的會規，如原初時那樣。」⁵⁶

德蘭革新修會的目標，及達到目標的方法，已有清楚的解釋。在別的事上，聖德蘭常很謙虛又不自信，惟獨在有關修會目標和達到目標的方法上，她沒有絲毫遲疑或懷疑，而堅決表示，如果放棄此一修會目標，或改換她所選擇達到目標的方法，這一天，加爾默羅聖衣會就不再是加爾默羅聖衣會了。她熱忱

⁵⁴ WP 3.2 Vol. II, p.48.

⁵⁵ 同上。

⁵⁶ WP 3.5, Vol. II, p.49.

無比，給她的女兒們這樣寫道：

「啊！我在基督內的修女們！幫助我向主懇求這事吧！正是為了這個緣故，祂才帶領妳們來到這裏；這是妳們的聖召，這是妳們必須關心、必須渴望的事，是妳們該流淚、該祈求的事。⁵⁷」

聖教會用以下的話，證實德蘭修會神恩的歷久彌新：

「貴會會母宣稱：『為救一個靈魂，我願捨棄一千個生命』，她渴望她的女兒們慷慨地自我犧牲，為能使天主保護聖教會，保護她們全心關懷的教會：『妳們的祈禱、渴望、苦鞭和齋戒，如果不是為了我所提及的意向（即為教會和聖職人員的益處），妳們應該反省，妳們沒有在執行任務，沒有完成天主帶領妳們共聚此地的目的。』（WP 3.10）⁵⁸」

三、聖十字若望（1542~1591）

聖十字若望和大德蘭，同為赤足加爾默羅聖衣會的創始人，他是教會的聖師，其克修和神祕神學的詩篇與著作，聞名遐邇。1542年6月24日生於西班牙方提貝羅（Fontiveros）；1591年12月14日逝世於烏貝達（Ubeda）。每年12月14日是本會慶祝會父聖十字若望的節日。

（一）生平

聖十字若望的父親龔撒羅·耶培斯（Gonzalo de Yepes），因為娶了貧寒的紡織女佳琳·阿維利（Catalina Alvarez），致使從事絲

⁵⁷ WP 1.5, Vol. II, p.42.

⁵⁸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書信，*Virtutis exemplum et magistra*。

綱買賣的富裕家族和他斷絕關係。迫使他接受妻子的貧窮環境，辛勤勞累地操持紡織的工作。第三個兒子若望出生後不久，年輕的龐撒羅積勞成疾，撒手塵寰。

梅地納（Medina）有個機構，專為貧窮孩子設立的，並且提供衣食之需，若望在那裏接受了初級的教育。除此之外，他還去當學徒，學會了各種手藝。十七歲那年，他在梅地納一所醫院內謀得工作，因而能進入耶穌會的學院，接受紮實的古典文學訓練。

1563 年，他進入梅地納加爾默羅聖衣會，取會名為瑪迪·若望會士（Fray Juan de Santo Matía）。在初學與發願後，他到修會設在撒拉曼加的聖安德學院讀書。

之後，他進入撒拉曼加大學，1564 年到 1567 年在藝術學院攻讀，1567 年到 1568 年攻讀神學。在藝術學院，他也上哲學的課；讀神學時，他大概聽過道明會曼西歐神父（Fr. Mancio de Corpus Christi）講多瑪斯《神學大全》的課。若望瑪迪還是學生就被指定為班長，他的天分由此可見。擔任這個職務的若望，必須每天授課，辯護大家的論題，並協助負責的老師解決反對意見。

（二）革新修會

他於 1567 年晉鐸，在梅地納首祭時遇見了大德蘭，那時德蘭姆姆已經在修會內開始革新的工作。大德蘭把她的計畫告訴若望，要為修士及修女恢復加爾默羅聖衣會的原初會規。若望會士一直渴望更深入的獨居生活，正想轉到加杜仙修會（Carthusians），他向德蘭姆姆許諾，願意接受這種生活。1568 年 11 月 28 日在杜魯耶洛，他和另外兩位弟兄發願遵守加爾默

羅聖衣會原初會規，改名為十字若望會士。遵守原初會規的新生活是嚴格的，而且主要是默觀的。但也包括積極的使徒工作，主要是講道和聽告解。這些新改革的會士穿著涼鞋，因而很快地被稱為赤足加爾默羅聖衣會。

在杜魯耶洛，若望會士被指派為副院長和初學導師。之後，又擔任亞爾加拉一所新成立的修生會院院長。1571年春天，大德蘭受命管理降生隱院，並改革其中的一百三十位修女的靈修生活。她意識到會院需要一位明智、博學、聖善的告解神師，經宗座視察員的許可，她請若望會士擔任告解神師。

當他在那裏擔任告解神師時，改革迅速地進展。但加爾默羅聖衣會對於革新修會的態度開始改變，主要是因為管理權的衝突而引起的。1575年，修會在碧山城召開會議，決定斷絕革新修會的擴張。

1577年12月2日晚上，一些會士逮捕若望會士，帶往托利多，要他揚言放棄改革。若望拒絕放棄，堅稱他因教廷大使的命令而留在降生隱院。他們宣判若望為反叛分子，將他拘禁起來。九個月之久，他住在一個寬六呎，長十呎的小牢房，除了牆上高處的細縫射入的光線外，沒有一點光亮。在這段監禁中，他寫下了絕佳的詩作，即《靈歌》。1578年8月，他奇蹟般地逃出牢獄；隨後跋涉到西班牙南部的一座赤足加爾默羅聖衣會院。

接下來的幾年，他擔任管理修會的職務：幾度任院長、貝雅斯(Baeze)加爾默羅學院院長、南部會省的代理省會長。1588年，他被選為總會第一參議，成為改革的新管理團隊的成員。這個團隊以托利亞(Doria)神父為首。

擔任長上的這些年，他完成了大部分的著作。除了指導加

爾默羅聖衣會修士和修女們的靈修，他也用很多時間指導平信徒。

從《靈歌》和《愛的活焰》卓絕動人的描述中，顯然可見其深奧的祈禱生活。有一次他承認：「天主竟這樣恩待我這個罪人，把聖三的奧祕通傳給我，若至尊陛下沒有特別扶助我的軟弱，堅強我，我將無法生存」。

接近他生命的尾聲時，革新修會的內部起了爭端。托利亞神父想要放棄對修女們的管轄權，就是不再照管大德蘭建立的女修會，同時也要開除古嵐清神父，這位神父是大德蘭特別親信的告解神師。身為管理團隊一員的十字若望會士，在這兩件事上反對托利亞神父。基於這些很明顯的原因，在 1591 年的大會上，十字若望沒有當選任何要職。不但如此，他被派遣到西班牙南部一座偏僻的隱修院內。在那裏時，他聽到消息，知道他們正努力要把他逐出革新修會。

九月中旬，他注意到有點發燒，是因腿上的潰瘍性發炎引起的。由於病情繼續惡化，為了就醫，不得不離開他心愛的獨居之處。他選擇去烏貝達，而不去貝雅斯，因為他說：「在烏貝達沒有人認識我」。烏貝達的院長很不情願地收留他，抱怨因他而多了額外的開銷。12 月 13 日晚上，十字若望逝世，臨終前反覆不斷地念著《聖詠》：「主啊！我把我的靈魂交託在祢手中」。

1592 年，他的遺體遷移到塞谷維亞。1675 年教宗克萊孟十世封他為真福；1726 年教宗本篤十三世冊封他為聖人；1926 年教宗碧岳十一世宣布他為教會聖師。

(三) 著作及靈修思想

聖人的主要著作是《攀登加爾默羅山》、《黑夜》、《靈歌》及《愛的活焰》。這些作品在靈修學的研究上大有影響。教宗碧岳十一世宣封聖十字若望為教會聖師時指出，凡致力於追求更成全生活的忠信靈魂，這些作品理當被視為經典和指南。

從《攀登加爾默羅山》到《黑夜》，由註釋「黑夜」這首詩開始，論述如何達到成全（即與天主結合）。聖十字若望說，那首詩指出成全的道路有如黑夜，理由有三：在這條道路的靈魂必須克制欲望；走信德之路；接受天主的通傳。這些理由都包含剝除的因素，就像黑夜包含剝除光明。

《攀登加爾默羅山》一書有三卷，《黑夜》有二卷。在這兩本書中，他特別關注靈魂的默觀。因此，為了淨化其靈性官能，必須在祈禱時避開個別的認識，好能在信德中，經由一種對天主普遍和充滿愛的注視，而得到對天主普遍和充滿愛的認識，這就是默觀。

《攀登加爾默羅山》的第一卷，談論如何克制所有故意的欲望，因為這些欲望相反天主的成全之愛。這過程通常也指感官的主動之夜（或淨化），教導人必須只為天主的光榮，出於愛基督和效法祂，而養成使用感官能力的習慣。

《攀登加爾默羅山》的第二卷和第三卷，談論信德之路，特別是處在心靈的主動淨化時。要達到與天主結合，靈魂必須在信德的黑暗中行走，所有不完全忠於天主、基督的法律及其聖教會的一切，都要加以剝除。在心靈的主動之夜（淨化）中，必須藉著信、望、愛三超德，努力淨化靈性的官能。聖人解釋這些德行如何逐一淨化其相對的官能，亦即淨化官能中不光榮

天主的一切，使之與天主結合。

兩卷《黑夜》則描寫天主如何以被動的方式淨化靈魂。至論天主的通傳，只限於稱之為煉淨默觀的通傳。因為這種默觀，對靈魂既黑暗又痛苦，所以稱之為黑夜。

《黑夜》第一卷論及初學者的毛病、初步默觀的標記，與感官被動淨化的益處。第二卷則生動地描繪和分析煉淨的默觀，即天主在心靈的被動之夜中所灌注的默觀。

經過這些主動與被動的淨化，靈魂達到與天主結合，凡與天主旨意不符合的一切，完全消除。在這樣的結合中，靈魂習慣性地在天主內運用一切官能、欲望、感官作用、情感，致使在其活動中，靈魂肖似天主。這種結合，稱為「相似的結合」。

《靈歌》由一首詩（靈魂與基督愛的對詠詩歌）及其註解組成。詩節有若愛的流溢，那愛乃來自天主通傳給聖人的豐富神秘知識。那些詩節詳述他愛基督的歷程及發展，也標示出他靈性生命的各種程度與階段。大體而言，詩篇詳述聖愛生活的四種進程：（1）滿懷焦慮的愛尋找心愛主；（2）初次遇見祂；（3）與祂完全結合；（4）渴望在榮福中才有的完美結合。而其註解主要包括：先摘要說明每詩節的內容，繼而詳細說明每一詩行，解說蘊含其中的道理。

《愛的活焰》也是一首詩，並附上註解。這是處在神化境界內，達到高度成全聖愛的靈魂所詠唱的詩歌。在天主內神化的境界狀態，是今世能達到的至高境界，相當於《靈歌》中所謂的「神婚」，有如在《攀登加爾默羅山》乃至《黑夜》中的「神性結合」：經由愛的相似而與天主恆常的結合。

《愛的活焰》四段詩節，論及前進於此神化境界中的靈魂，其體驗的短暫、強烈的主動結合（與恆常結合成對比）。其註解如

同《靈歌》，先摘要概述每一詩節，再詳釋每一詩行，並做許多道理上的解釋。

由此可見，聖十字若望的主要著作，總是論及如何達到成全之境（或與天主結合），及神性結合的生活本身。簡而言之，達到此一結合，是經由修行三超德而來的，三超德淨化靈魂，並使之與天主結合。與天主結合的生命是完美的信、望、愛的生命。

聖人的其他著作包括較少的書信、各種格言和勸喻，以及十多首詩。這些小品談論相同的主題，一如上述的主要著作。限於篇幅，筆者將專文探討十字若望的靈修，及他在教會後世所帶來的影響與貢獻。